孝經衍義

七十之七十二

漢書門
類 九四七一
號
函 七一
架
冊 三〇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七一
號
冊 三〇
函 七一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1
冊數 30 (20)
函號 299 12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孝經衍義卷七十

天子之孝

別賢否

臣按陰陽消長成否泰。賢奸消長成治亂。欲親賢而遠奸。非必古之帝王也。然而佞似忠。詐似信。不察其然。則忠被謗。信見疑。反易謬亂。皆失其眞。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固不易知也。堯欽舜恭。而後能文思濬哲。賢否之在前。若薰蕕之臭味。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淄澠之黑白豈有不能辯者哉公孤卿貳皆所以致其敬誅殛放流適成其不敢慢而已述別賢否

易泰卦名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熹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无小人也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大治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皆革面耳

否卦名彖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臣按宋李舜臣以爲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所以消小人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泰之初三陽在下君子連類而進之象否之初三陰在下小人連類而進之象其爲拔茅茹以其彚則同所謂反其類也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小人進而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此正休否之大人所以別賢否慎舉錯傾出其否以馴致于泰交志同者也

同人卦名象傳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程頤傳曰君子觀于同志之象而以類族辯物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同異君子能辯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大有卦名象傳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頤傳曰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

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臣按同人大有二卦。皆有辯別賢否之象。所以然者。天覆無私。離火均照。然而同人曰天與火。是但言其性之同。九五君位。正應爲三四所隔。至於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故止於類而辯。大有曰火在天上。是爲無所不照。六五柔中居尊。虛已應賢。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實能命德討罪。故極於遏而揚。夫以同人之五之剛。而繫應止於一人。則此言其道之未廣。以大有之五之柔。而愛人惡人。有以極仁者之勇。何哉。無私故也。均照故也。

解卦名。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程頤傳曰。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

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程頤傳曰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道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臣按解難之散也然小人不去則天下之險難無自而平極小人之惡則有如鷙隼之悖逆竊據窮小人之奸則必如娟狐之妖邪隱伏而其黨與則必如拇指之相爲附麗質言之則以負乘之小人所以致戎而起禍也于斯時也國有人焉中直守正如九二藏器待時如上六用以解去小人無不獲矣又按丘富國曰小人者難之根然則小人去而天下之蹇難自解矣故本

義以爲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本

夬。卦名。揚于王庭。去四凶。誅三監。聲其罪于公朝。孚號。誠信以呼號也。有厲。心危厲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不利卽戎。不尚威武。利有攸往。

胡炳文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戒之詞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衆。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復利往。往爲臨。二陽之卦。爲

泰。二陽之卦。爲夬也。夬利往。往則爲乾也。聖人彖復其辭平。彖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爲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難退易進。故也。爲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臣按五爲大君之位。初二三四。皆在朝之君子也。同心以決去一小人。似乎易矣。然

而初九則戒其壯往九二則戒之惕號九三則戒其見于面目九四則戒其不能聰聽如此其慎重而不敢輕爲者五爲決陰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心有所比特以義之不可而去之夫子象傳所以復盡其意曰中未光也蓋事雖正而有所繫吝則雖今日自夬而乾安知他日不自乾而姤乎此衆君子之於一陰既去之後尚當以君德清明君身强固爲深願也此又夫子小

象之微意也

姤卦名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程頤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

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其中心在乎躑躅躑躅躅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則無能爲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李舜臣曰姤所制在一陰爻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蓏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

臣按姤之九五即乾之雲龍風虎之聖人也姤之初九本乾之龍德而隱之君子也一變而爲陰則以確乎不可拔之潛龍而爲繫于金柅而防中心躑躅之羸豕此先儒所謂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事體大異者也爲九五者至於包瓜含章轉姤爲復

則陽長陰消煥然一萬物作睹之氣象矣

有隕自天之義諸儒皆以造化言之獨程

傳以爲天祐生賢佐如高宗感於夢寐文

王遇于漁釣要之世有傳說呂望其人則

爲出潛離隱之見龍而躑躅之豕亦將馴

擾而無能爲矣此其所以能迴造化也

兌卦名九五孚于剝有厲

程頤傳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

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

嘗無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

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

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

可悅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

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

若誠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

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于善以五

在說之時而密比于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

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

如此。

臣按說之感人最爲可懼以其所以引人說者必佞而似忠詐而似信夫子于上六之引兌而曰未光正以其說人者包藏禍心乃不可測況兌爲口舌是巧言之象兌爲少女亦令色之象故聖人之畏之也如毒藥猛獸未嘗少假之以狎昵之私也上下五爻皆言兌獨於九五言剝者繫辭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兌秋之終則九月爲剝矣兌之極未有不至于剝者此又以天道驗之人事易之所以爲君子謀也

書立政周書篇名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憸利佞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呂祖謙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之興亾常必由之此篇反覆于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堅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穆

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以周家祖父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絶者也

臣按憸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謂其不順于德者猶經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於凶德也故說命爵罔及惡德先儒訓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吉士而謂之常者天地間止此經常之理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所謂常者猶經言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也所用在此而所舍在彼所以保國乂民者無他道矣成王惟能用周公之所戒故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而既醉之詩以爲昭明有融永錫爾類則其光顯厥世爲何如也

冏命周書篇名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太僕正此其策書昔在文武聰

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陳大猷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蔡沈傳曰。大正。大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呂祖謙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無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臣按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周卿士。）作祈招之詩。（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祭公方諫遊。故指司馬官而言。此逸詩。）以止王心。呂祖謙以爲穆王望伯冏者深且長。此心不繼。遣父（趙氏之祖。善御。）爲御。周遊天下。道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臣以爲冏命或出於祭公謀父之徒。因策命之辭。以箴王闕。蓋御者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又以戒伯冏也。

詩大雅卷阿。（篇名。卷。曲也。阿。大陵也。）其五章曰。有馮有翼。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孔穎達疏曰。憑者。可以委仗。翼者。可以輔助。憑重于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

謝枋得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取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皐陶謨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臣按孝德。即所云吉士吉人也。陳櫟曰。孝者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爲吉德莫大焉。故反是則謂之凶德矣。知人固不易。而知之以其孝德。則未始不易也。

瞻卬。篇名。其三章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熹集傳曰。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

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修之言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去也孔穎達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常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笫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人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亾多由于此合二說觀之可畏甚矣

大學傳十章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臣按自古有天下國家者用君子未嘗不與用小人未嘗不亾蓋好善惡惡厥有恒性順人之性所以致治拂人之性所以致亂惟仁人能愛惡人則親君子遠小人而天下後世賴其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親小人遠君子而禍且及其身引秦誓見君子小人之分也仁人用舍能盡其道者也舉不先退不遠用舍之不盡其道者也拂人之性用舍之失其道者之甚者也傳者之意全在決去小人以爲登進君子之地也

漢元帝時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內自

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裁同擇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于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臣按石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者其術可謂工矣。彼趙高之說二世。天子之所以貴者稱朕。固不聞聲。羣臣莫能見其面。居禁中決事。苟非天下之至愚。未有從而信之者也。如顯之請使詔吏開門。故投夜還。既殺望之。更薦貢禹。其于譖愬甚矣哉。非必闇且暴如二世也。非知德之奧。知言之要。其不爲漢元者鮮矣。臣因是嘆後世之君子。其不若古之聖賢者多。而後世之小人。其爲過於古之奸回者遠矣。

桓帝永康元年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靈帝建寧二年冬。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

被淫刑。士類殲滅。不亦悲乎。

臣按朋黨之說起於此。彼小人者豈足復道哉。夫諸君子。蓋亦未可深咎也。司馬光悲其不能囊括避禍。要亦春秋責備賢者之辭。夫至于身雖廢錮。而高節令名。希之者惟恐不及。死徙相望。而更以不與爲耻豈非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而諸君子之自反而縮。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哉。唐自李德裕。宗閔。各以其聲援相傾軋。而人主患之。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宋之黨禁成于熙豐。小人之遺孽。至于指斥天下之大賢君子以爲之魁。而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其南也則又有道學之禁。久而始解。臣獨異夫君子之於君子。必有針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之投也。如之何有洛蜀之不相能。君子之于小人。判然薰蕕之別也。如之何欲調停而與共事。此其咎。固不在小人而在夫用小人之人矣。然自唐宋以來。名

恒達士。先後或著書立說。或奏疏。或面陳。要在于反覆開道。如李絳之言。則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裴度之言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爲邪正耳。德裕亦言致理之要。在于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辯之甚難。蘇轍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汚之則引退也。司馬光之言曰。

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數君子者之用意勤矣不若歐陽修朋黨論之善于立言也修之論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恒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善哉論乎。

唐太宗時。魏徵上疏曰。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淺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臣按小人未嘗無才。君子不能無過。委政治于君子。而訪得失于小人。豈任賢勿貳之謂乎。以太宗之賢。而猶以疎君子狎小人爲規。以貞觀之全盛。而猶以危亾之期未可保爲懼。斯以見徵之盡忠。爲日中豐

蔀易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蔀障蔽也之憂。而有唐之子孫。亦可以永終知敝。有所法戒矣。而天寶以後。小人宦官。參決機務。掌握兵柄。盜賊內訌。威福下移。始于明皇。循于肅代。固于德。極于昭。國命以之終始。昔憲宗嘗問宰相。明皇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明皇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司馬光曰。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之。宦官自此熾矣。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有國家者。其惟慎厥始哉。

范祖禹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

天下以爲才。其所以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

臣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惠慈和。皆德之目。而上古不謂之德人。而謂之才子。四凶如鯀。恃才悖直。而列于不才子之中。周公制禮作樂。而自謂多才多藝。孔子不以太公之鷹揚燮伐爲才。而稱周公之才。然則聖賢之微旨。有可得而窺者矣。君子之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者也。古者君子之仕也。入爲卿士。出爲將帥者也。古者君子之學也。藝則善射御。舞則習干

戚者也天下而無事則已天下不幸而有事惟君子爲能已之而有餘至于小人者庸或有才而不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此其不可恃爲緩急審矣用人者可不以是爲鑒戒乎

以上別賢否

孝經衍義卷之七十

孝經衍義卷七十一

天子之孝

制國用

臣按古之用財所以行禮禮者一定之經制然猶視其年之上下爲盈減葢稱財而舉取足以崇恪表迹而止矣豐年物儉從其厚非加隆也凶年時詘從其薄非降殺也惟祭祀之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所以致敬于神祇祖先者不敢以卑承尊而

有所損益也。夫自祇庶之賤。苟知義理。雖有菜色。猶將進其甘旨也。王者于父母天地。何遽不若是乎。自祭祀而外。王之服御膳羞。工作器用。賞賜玩好。賓客往來。則皆可稱財而舉。豈以盈禮爲貴也。是故量入爲出者。敬以約也。量出爲入者。肆以侈也。斂而不散。厚自封殖者。與夫錙銖取之。泥沙用之者。敢慢于人之甚者也。易曰。甘節吉。九五。又曰。苦節不可貞。上六。有中正之道焉。

以廣敬也。述制國用。

易節卦名彖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頤傳曰。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矣。

臣按乾卦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然則聖人未嘗

不言利。言理財也。其亦主于義而已矣。義者。裁制之宜。宜卽當而通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利言理財。皆言節道也。天地之氣序。自然之節。王者制度。法天地自然之節。故其不過取。不濫用。信于四時也。一不能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而禍不可勝言矣。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以養民也。王者父母天地。法其自然之節。亦所以養民也。此之謂敬天。此之謂敬親。

禮記曲禮。積而能散。

鄭康成註曰。謂已有蓄積。見貧窮。則當能散以賙救之。

臣按阜財利用。民生之原。洪範五福。其二曰富。故聖人之制國用也。不禁人之費。而患其不能節。不惡人之積。而患其不能散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鄭康成註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鄭康成註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菜飢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侑食。

臣按冢宰制國用。是宰相自領度支也。歲杪。五穀畢登。而四方之豐耗。皆可知也。鄭註云。大國小國。豐凶之年者。天災流行。非必一歲四方皆耗。一歲四方皆豐。孔疏但云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小年耗。則制用少。其實亦有大國年耗。小國年豐之時。不得而齊也。通三十年爲率者。每年所入。均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

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也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三足爲一年孔穎達言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現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蓋無問豐耗必有現在所入四分之一爲積貯而用之多少視此三分爲損益諸凡給百官賓客人民及爲國家造器物之類雖有一定之禮然亦以現在所入爲率多則不過儉有所殺初非拘繫於常法而無所損益也若三十年之通則蓄積足以備水旱可謂禮成樂備之日矣然猶大荒則不舉又可見其與民同患之意古之制國用者如此則宰相安得不身任其事耶若唐時則量出爲入也久矣會計當而已矣安用宰相領度支耶

禮器。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反。衆不匡與恇同。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陳澔集說曰。定。猶成也。數。賦稅所入之數也。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爲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大倫。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也。禮之厚薄。則與年之上下爲等。大殺。謂年凶。而賦斂之入。大有減殺也。衆不匡懼。謂無溝壑之憂。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過用。故能如此。

臣按此一節。以制禮而言。王制以用財而言。然其大經大倫。設於地財者。係於一定。而其厚薄之數。合於天時者。不限於一定也。制禮。故於其一定者。而以不一定者參之。用財。故於其不一定者。而以一定者爲則也。則是此經主於言入。而王制主於言

出此經定國之數地之廣狹是先定之法
制其爲厚薄亦必先有定式年豐舉厚年
凶舉薄不待臨事始議減省衆知國家自
有凶年之禮必不取盈故不恐懼也冢宰
又於歲杪視年上下於成例有所考校均
節故先儒以爲制禮之數用財之節相繼
而不離者矣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一
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賈公彥釋曰以九式均節財用者謂依常多
少用財法式也一曰祭祀之式者謂若大祭
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二曰賓客之
式者謂若上公饔飧九牢飧五牢五積之類
三曰喪荒之式者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
賵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供
也荒謂凶年穀不熟有所施予也四曰羞服

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五曰工事之式者謂百工所作器用之法六曰幣帛之式者謂若贈勞賓客也七曰芻秣之式者謂牛羊草穀也八曰匪頒之式者謂若分賜羣臣也九曰好用之式者燕好所施宁也此九者亦依尊卑緩急爲先後之次也

大府爲王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賈公彥釋曰言掌九貢九賦之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九功之貳者謂九職之功大宰以九職之成熟歛其稅則是九功也亦大宰掌其正物入大府故亦掌其副貳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者內府是也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者職內是也

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給也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

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削同稍。所教反。

賈公彥釋曰。大宰歛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授以舊法式多少。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以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鄭康成註曰。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賈公彥釋曰。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總會計之。

司會。計官之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賈公彥釋曰。司會是鉤考之官。逆謂鉤考知得失。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

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簿契總戶籍圖土地形象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賈公彥釋曰。以參互考日成者。司會鉤考之官。以司書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以月要考月成者。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也。

司書。主會計之簿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貢九賦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受財幣之簿書。使入於職幣。

賈公彥釋曰。司會主鉤考。司書掌書記。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

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賈公彥釋曰。此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辯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財用。

賈公彥釋曰。掌邦之賦入者。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掌之。辯其財用之物。凡所稅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別之。而執其總者。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言貳者。謂職內受取一通副貳文書。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賈公彥釋曰。言會者。謂至歲終。會計。以逆職歲者。逆謂鉤考也。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已之入財之數。鉤考職歲出財之數。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賈公彥釋曰。敘財。謂比次職內藏中餘。見爲

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官職內所藏者。
惟當歲所用。故用不盡者。移用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
鄭康成註曰。以貳者。亦如職內收其貳令而編存之。
賈公彥釋曰。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共相鉤考。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職歲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
鄭康成曰。叙受賜者尊卑。
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賈公彥釋曰。歲終會計之時。則以法式贊助司會鉤考會計之事。
職幣。掌餘財。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康成註曰。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

振掌事者之餘財。

賈公彥釋曰。振者。拼音拯。也。檢也。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檢。掌事奉王命有所造爲。故職幣檢掌事者。有餘則受取。皆辯其物防其或以賤貿貴。而奠其錄。防其或以多爲寡。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賈公彥釋曰。奠其錄者。謂定其所錄簿書色別。各入一府。以書揭之者。謂府各別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賈公彥釋曰。職幣主出。故歲終以司會會之。贊之。亦謂贊司會之事也。

臣按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當位中正。其用財有節。猶天地之平分四時也。詳攷周官大宰之職。愈知夫古之冢宰制國用者。異乎後世之以宰相領度支之意焉。夫其均節財用。猶之天地之平分四時也。斯亦燮理陰

陽之事也。大宰者。總其大要者也。則有大府爲之副貳焉。物皆入于大府者也。則又有受藏之府。受用之府。以出納焉。司會鉤考之官也。司書書記之官也。二官通事者也。然必與職內職歲二官者參互焉。賦入職內主之者也。然乃謂受用之府者。亦有財物出給。職歲主一歲之出也。而其藏中亦有餘。見以待更給他用。是言入亦出。言出亦入。二官又自相鉤考者也。職幣之官。以受百官餘幣。而使人占賣之。不致久藏朽蠹。是以陳易新。而遷化於藏用出入之間者也。若是乎藏之用之。出之入之。其爲均節之者。蓋不專繫於一官之職守。而不使胥吏之屬得緣爲奸。徵斂之官得以溢取也。故疏於司書計羣吏之治。言恐其濫徵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眞得先王制節謹度之大指矣。夫其鉤考第嚴於在官出入之數。而初非鉤其在民者

也。嚴於在官。又祗以節夫一已之濫取。亦非督促官吏。務爲聚歛也。後世勾勘之使。徵理之司。則意全在於剝民奉上。不特苦民。官吏亦坐累無窮矣。其間如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則以其入之多者。待其用之寡者。常使之有餘。畿內之賦。以給九式。則以其入之少者。待其費之廣者。無使之不足。又分置於衆府。則不見其充積。而無侈肆之心。別藏於內府。則會其羞服。而有裁量之意。蓋古制之善如此。

孝經衍義卷之七十一

孝經衍義卷七十一

天子之孝

制國用

漢靈帝好爲私稽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先入此費以爲引導然後收受貢獻呂强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大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

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臣按古之王府內府非私藏也西漢財用。有大農少府水衡三所。而以少府水衡爲私藏則失之始矣。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賜遺者。乃是式貢之餘財所作。非分其正稅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是朝覲之頒賜也。以其不常厥事。不得繫於一歲。故別藏之耳。自漢時府藏有公私之別。而乃有多蓄私藏如靈帝者。皆濫取於正稅之外矣。

唐明皇天寶八載。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變糴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幣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按灌隋二文。唐太宗皆躬履朴儉。以富

其國。而武帝煬帝明皇皆以侈肆耗之。故
金縢曰。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
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
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
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
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
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
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
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
楊炎言於德宗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
輕重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以重臣掌其
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
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
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
然後可以爲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
一用舊式。
臣按楊炎片言之間。回德宗之意。使天下

財賦皆歸左藏亦得根本之計矣但兩稅之法則是量出爲入耳德宗之好利習與性成彼見內庫向之充積與夫取給之便一旦悉歸左藏則大盈幾致於一空別求所以盈之之法則不待懲奉天儲蓄之窘惑於裴延齡之誕妄而未嘗忘向日之大盈必以聚斂爲長策矣故追維其咎則第五琦之奏貯內庫乃爲禍始罪甚於延齡蓋以天下之公賦而爲人君之私藏宜其

取之愈多而求之愈無厭也善哉陸贄之諫榜行宮貢獻之物爲瓊林大盈庫也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効匹夫之藏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是則亂必靖賊必平德宗雖聞贄言命去其榜其後贄極論延齡之惡則不悅贄而

益厚待延齡。其所滾嗜篤愛者。固不可奪也。馬端臨曰。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征斂之橫。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此唐之所以不振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泗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

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臣按朱熹嘗言。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後世之制國用。所以難於古者。以是故矣。夫古之世。蓋未嘗有養兵之費也。然而用邦財者。莫大於軍旅之事。以古之軍旅之事。當後世之非時之調發。而以一歲財入之數。十分之二。當古之九式。弔用充府庫者。是後世之制國用。自養兵之外。凡皆當以古之十之二爲率。而尚未能於其二分之中。而其四分之一。以爲三十年之蓄也。如元和國計簿所載。二戶資一兵者。其稅戶之消息有時。固不可以執一而論。而熹所論天下之財。什八養兵。計設兵之數。多

少之不同。雖事異勢殊。亦無能甚相懸也。
載按文獻通考。言李吉甫爲元和國計簿
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戸口財賦之入。
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戸
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夫以國家
之置吏以治民。通商賈以利民。皆古之所
有。而今之所不可無者。設兵以衛民。是古
之所無。而今之所不得已者。獨柰何佛老
之徒。宮室衣服飲食。坐耗夫耕織工作之

人乎。古者重游民之罰。而後世從而崇長
之。籌國計者。如之何其不爲之所也。夫國
用之不足。大故在於養兵。而軍旅之興。往
往兵不可用。是所養者無異於游手之僧
道也。僧道之耗民也。驅而之於耕織工作
斯已矣。而千百年來。猶且難行。而況于執
干戈弓矢之屬乎。夫善養兵有道焉。使吾
之執干戈弓矢之屬。不至游手而不可用。
則一旦有事。固無待於益兵。而兵之所聚。

或未能卒解。則軍屯之法。雖未足補失業之農之賦入。要不至於盡糜帑藏。而坐待其匱也。

宋太祖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馬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亂而難考。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爲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縣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儆。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剝削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繫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物。盡數繫省。始於此。

陳傅良曰。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即名供奉。至是始盡繫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繫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租庸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即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繫省財物。則繫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鉤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益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爲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着落。諸州受

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
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則又言自
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樁管倍萬不
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
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
以來訖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
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
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判司農寺曾布奏伏
以四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

審覆之名不復省閱但爲空文自天聖九年
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
舉發爲弊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
自專置司繼以旁通目子而天下無遺利而
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
郡所入纔醋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簇守
臣窘束後屢有奏陳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
爲一體封樁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
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

椿入便。若輒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自首遷官去官。赦降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爲無額上供。蓋自繫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樁。有封樁而後起發。蓋至熙豐繫省。初無寘名。應在司最爲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臣按巽巖李氏言。唐分天下之賦爲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宋之上供。其名如故。而繫省錢。乃留州送使錢也。觀陳氏馬氏所論。知宋之祖宗之制。其爲之吏與民者皆寬然有餘力焉。至於元豐熙寧之間。而興利之臣。借先王以文其說。其計筭析於秋毫。四出侯望。同於壟斷矣。自是蔡京王黼。又爲畫策。愈密愈急。而天下不勝其病。以至於靖康之變。蓋財之在上在下。損此益彼未有別自天降地出者也。然而上供之與

留州送使同是既取之民者也而存留之與解發其疎密緩急不啻倍蓰其故具如陳氏馬氏所論著仁人君子固當以宋之祖宗朝之寬大爲法而以熙豐以後小人之術爲戒矣或曰周官會計鉤考甚嚴而顧使州郡得以乾沒可乎曰州郡也異於庫藏之吏庫藏之吏財出財入固不可使乾沒也而州郡亦不使之得而妄費豈欲其漫無訾省哉且也古之民天子之所長養其家之器械馬牛皆可以周知其數而後世能若是乎莫若以優裕之意簡易之法休息之政治之而已朝廷寬大則長吏必不至於刺覈長吏不至於日憂負課之黜則小民不至於日受催科之困自然之理也

孝宗乾道三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爲可行于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先是秀州知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目

表上。且言漢制。盡郡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于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漢宮名上計之制。而臣始爲之。蓋法漢之大司農。郡國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爲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周官所載。最爲詳密。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太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具令郡吏致事。鄭氏註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蒼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之初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註云。計者。上計簿。使之郡國每歲詣京師。上之。至宣帝黃龍元年五月。下

諺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又衆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爲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皆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戶部也竊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稅租造册進呈而於州郡諸色窠目尚略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于兩漢上計之法爲未備也然而去古愈遠文籍愈煩在兩漢已不免文具之弊況今日能盡革其弊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況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必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

未足。虧多虧少之數。並皆造册。正月進呈。兼採
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
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兼該而無不
舉之處矣。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
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目。
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
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繫取。
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册進呈。內不到路分。
次年附進。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戶部盡

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
數。造册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
切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
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
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粮斛數目。
置籍。照條例鈎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册。須管次
年正月畢。詣闕投進。降付戶部參攷。將拖欠州
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臣按此止是合發上供粮帛銀錢。而留州

者雖繫省而不在鉤考虧欠黜責之例至其所造已足未足虧多虧少止是一郡一州之總計而非逐戶覈其完欠也然而周官之所以詳密者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亦是存留者多發解者少也唐之土供送使留州三項之分則發解爲一項存留者有二項也由周而後由唐以前則其所承授可知如漢之計簿則亦止是土供之目以計吏等之充庭之儀以爲朝賀之盛觀而因而殿最之則亦古之不修職貢之罰也今按乾道始行土計之法而措置之不苛急如此馬端臨曰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歛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元世祖二十五年置徵理司遣使鉤考諸路錢穀

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
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
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代更
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
責償於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必多請以參
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
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
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
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
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
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立尚書省鈎
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
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
以爲宜淸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
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
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二十八年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

既而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窺者罪之

臣按葉適論曰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適此論指熙豐以來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足之弊可謂切矣夫以量入爲出當無見詘之時量出爲入終無見盈之理觀夫子之去兵去食而春秋譏稅畝田賦丘甲豈不然哉若桑哥之事又何異焉元世祖之不罪程文海未幾而罷徵理司眞不溺於言利之臣而有仁人之度矣

以上制國用

孝經衍義卷之七上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